

16 16

周口

1

2005

总第四辑

文史

资料选辑

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办

周口文史资料选辑

ZHOUKOU WENSHI ZILIAO XUANJI

1

2005

总第四辑

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主办

《周口文史资料》编委会

主 任 田有申

副主任 韩家武 王建庄

顾 问 陈望斌

主 编 范耀刚

副主编 李德昌 刘占国 李凡荣

吴文华 周昌维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1 抗日东进第一枪

——张震将军忆淮阳宴楼与日军的遭遇战/淮阳县政协文史委

5 忆淮阳人民的抗日斗争 / 张文启

15 国共携手战日寇 / 王纪友 史新民

18 略记日寇在淮阳的暴行/ 许庆波 王纪友

22 目睹日军在我村的暴行 / 阮华亭口述 王凤岗整理

24 忆日寇袭击李寨惨案 / 李国斌口述 丁儒仁整理

27 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 今井武夫来周家口洽降记 / 徐公卿

人物春秋

30 吉鸿昌走过的曲折道路(下) / 傅二虔

59 越调大师申凤梅 / 王中民

95 曾次亮的一生 / 曾克 曾耘等

113 何柱国将军在沈丘/ 白麟阁

史迹追踪

120 淮阳平粮台古城发掘亲历记 / 曹桂岑

132 袁世凯与小站练兵 / 方兆麟

140 行业建庙各敬其祖

——略述旧周口行业庙宇 / 王美荣 王丽亚

144 关于周口老桥 / 马毅堂

149 扶沟县城的牌坊 / 张维民

往事追忆

156 我与美籍专家韩丁的交往 / 吴显明口述 李郁整理

163 淮海战役支前亲历记 / 吕书贵口述 齐修众整理

168 回忆刘邓大军从纸店过沙河南下 / 李珍

175 “三·一八”惨案中的李鸣钟 / 李凡荣

珍闻轶事

180 淮阳獠姓的由来及现状 / 庞曙光

185 保定军校教育长程长发轶事 / 程春玉口述 杨保森整理

190 李景和在商水 / 王化礼 李树魁

文化史林

194 河南曲子戏是怎样进入周家口的 / 公中午

198 回族民间艺术

——沈丘“文狮子”舞溯源 / 倪胜章

203 逍遥镇的纸扎泥塑艺术 / 侯满昌

208 豫剧沙河调源于赵家戏班 / 杨冠华

匪患实录

216 豫东最大的土匪司令陈三爵 / 杨文现

238 旧社会家乡匪害纪实 / 王炳方

抗日东进第一枪

——张震将军忆淮阳窦楼与日军的遭遇战

淮阳县政协文史委供稿

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为《瞭望》杂志（26期）写了一篇《抗日东进第一枪》的回忆录。文中主要回忆了1938年刚刚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淮阳县窦楼村与日军作战的情形。他回忆说：

回想起8年抗战的艰苦历程，往事历历在目，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38年的窦楼战斗。窦楼是河南东部淮阳县的一个村庄。1938年10月，我们在这里打响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枪。

当时，豫皖苏边地区的抗战形势十分严峻。是东进抗日，还是西撤溃逃？两条道路尖锐地摆在国共两党面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内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肆宣扬“速胜论”。调集大军组织徐州会战，并认为几个战役就可以把日军打垮。没过多久，徐州失落敌手，河南重镇开封和豫东、皖北、苏北10余县也相继被日军占领。一时间“亡国论”又占了上风，中国“再战必亡”的论调呼声甚高。蒋介石对其部队阻止日军西犯已无信心，遂于1938年6月9日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此阻止日军西进。但实际上却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人民群众对抗战的前途感到渺茫，同时也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敌后抗战抱有殷切的期望。就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命令在豫南确山竹沟地区刚刚组建的新四军游击

支队挥师东进，到豫东、皖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部队是9月30日出发的，人员不足400人。开进途中，在西华县杜岗与先期到达的第一大队以及我党在豫东刚刚组建的抗日武装会师。进行了整编，下辖三个大队，共1000余人，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游击支队的成分，有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一些红军干部，有我豫东各级党组织的成员，有刚受抗日救亡教育的青年学生，也有一些临时动员参军的农民。当时支队只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发给的苏联造4挺转盘轻机枪。一支捷克式步枪，还是用20元钱从一个国民党逃兵那里买来的。其余全部是土枪，打一发子弹，枪栓就拉不动，有时还要用脚蹬，战士们风趣地称之为“脚蹬式步枪”。就是这样一支武器很差、来不及训练、缺乏平原作战经验的新部队，担负起东进抗日的艰巨任务。

窦楼战斗是一个遭遇战，当初并没有准备打这一仗。我们游击支队于10月24日渡过新黄河进入敌后，26日到达窦楼及其附近地域宿营，准备次日上午出发，继续向鹿邑方向挺进。27日清晨，部队刚刚吃过早饭，正准备集合出发，忽然听到哨兵的警戒枪声。我赶忙登高一望，只见公路上尘土飞扬，日军有骑兵，有汽车，还有一些伪军，正向窦楼扑来。后来雪枫同志到寨墙上进行观察后，即令直属队在寨内集结待命。雪枫同志自己带警卫连出寨侦察。我随他一起带着部队到窦楼西南角坟地，依托有利地形，散开正面打击敌人，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仗就这样打响了。在这以前，日伪军经常出来抢掠奸淫，从未遇到抵抗，气焰十分嚣张。这一次突遭我军的坚决抵抗，搞得晕头转向，纷纷下马下车就地卧倒，对我射击，双方形成对峙。当时，游击支队不少新战士杀敌报国的士气虽高，但毕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心情有些紧张。在敌人还没有靠近时，就急于开枪，土枪的枪栓又拉不动，个别人惊慌地叫了起来。我赶忙命令部队就地卧倒，不要喊叫，敌人不到跟前，不要开枪。我还看到有个新战士在慌乱中连

轻机枪也不会打了，就接过他的轻机枪向敌人扫射起来。苏联造的机枪非常好用，精度高，一下子就打乱了敌人的队形，同时也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他们集中向我射击。因为部队密集，又要离雪枫同志远一点，不能把火力引向他，所以我打完第一盘子弹，没有转移阵地，当第二盘子弹刚打时，我发觉右腿突然麻木，一股热血往下淌。我知道是负伤了，没有作声仍然继续射击，继续指挥战斗。这时，雪枫同志命令第三大队从东南向西北敌后攻击，包围敌人。三大队副大队长吴守训同志是有名的神枪手，他原在睢县地方团队带过兵，练就了一副百发百中的本领。他带着部队冲上去，一枪就撂倒一个敌人。日军正面攻击受挫，侧后又受夹击，就拖起尸体，载着伤兵，仓皇逃窜了。这次战斗历时两个小时，毙伤日军10余人。打扫战场时，从敌人遗弃的军帽和指挥刀看，才知道击毙了日军一名少尉，名字叫林津。不可一世的敌人夹着尾巴逃回淮阳。因为我们对淮阳的情况不明，也就未作追击，部队稍事休息后，继续向鹿邑前进。当地老百姓饱受日寇的蹂躏，盼着我军为他们报仇，看到我们打了胜仗，十分高兴，争着为我军抬伤员，不停地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深深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窰楼战斗是一个小仗，但在当时当地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这是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后的第一仗，也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豫皖苏边区同日军打的第一仗。初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许多年轻人纷纷要求参军，一些地方武装也积极向我军靠拢，从而为更加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为后来建立东起运河、西临平汉、北自陇海路、南迄淮河有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600万人口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初战的胜利，还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作战指挥能力，增强了对日军作战的信心。依托抗日沟（平原抗日交通沟）、

青纱帐，为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淝水战斗之后，新四军游击支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取消我军番号，干起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后来，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任命我部为新四军第4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支部队大小战斗3000多次，歼敌6万余人，成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

补白

一架日机被击落在王沟桥村

1937年12月23日上午，日寇6架飞机窜入周口机场上空，企图炸毁刚从苏联购进的新式飞机。驻周口机场的空军架机迎敌，激战中一架日机被击中。被击中的日机冒着黑烟，摇摇晃晃地一头扎在商水县城东南王沟桥的王家桃园地里。我当时正在王沟桥私塾馆上学，听到飞机声和同学们都出来观看，亲眼见到日机坠落的情况。

飞机坠落后，仍然燃烧着熊熊大火，飞机上的弹药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围观的群众不敢近前。中午时分，淮阳专署来人，让保甲长组织人灭火。灭火后，我村在县城服役的张世发带领人用抓钩、铁铤清理飞机残骸时，突然飞机上的一颗炸弹爆炸了，当场炸死炸伤多人。下午保长让我家出车，将飞机残骸和残存的驾驶员尸体一起运往淮阳专署。

(张俊奇)

忆淮阳人民的

抗日斗争

张文启

1959年我在淮阳日报社工作期间，为了纪念建国10周年，我曾多次到淮阳西北安岭乡薛孟等村，采访抗日时期在这一带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带领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情况。通过与当时的游击队员、民兵座谈了解，又走访了原游击队司令薛朴若同志，了解到大量的军民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这些事迹连续刊登在《淮阳日报》《淮阳人民革命斗争》专栏上。下文是重新整理出几篇，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游击队初显神通

淮阳抗日游击队是1938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在安岭乡薛孟村建立起来的。薛朴若任司令，韩纪文任参谋。抗日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群众在淮（阳）、太（康）、西（华）交界一带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

1938年农历十一月间，一个雪后的早晨。游击队连夜刚从城东拉回根据地，住到王庄，战士们拖着疲累的身子，正要摊铺歇息，突然老交通员薛培应累得张嘴直喘地跑进来说：“有情况”。马上屋子里空气紧张起来了。

大家听完他的报告，才知道汉奸孙二虎（孙志刚）带领30多名伪军，从西北过来住到大杨庄（王庄西三里）的东头。看样子敌人还不知道我们游击队黑夜拉回的消息。当时游击队的参谋韩

纪文与大家商议，共同认为：我们人熟、地熟，趁其不防，正是打击敌人的好机会。但因敌众我寡，只能巧取不能硬拼。

战士们听说要与伪军战斗，个个精神抖擞，忘记了疲劳和饥饿，迅速赶到正在逢集的高堂（在大杨庄与王庄之间），赶集的人们熙熙攘攘，只有大杨庄东边冷冷清清。

一会，在大杨庄东头瓦房院子里走出来一个放哨的伪军士兵，一边向北走，一边嘴里哼着下流曲子。游击队的手枪班长孟庆海扮成赶集的，从西边绕到他的背后，用手枪顶着他的脑后，，“别动，动打死你！”说着伸手下了他的枪。伪兵吓得哆嗦着说：“是是是…饶命饶命……”。这样，伪军岗哨被拿掉了。

这时，韩纪文等4名战士，手持短枪，顺利地闯进了伪军的住房。30多个伪军把枪象晒劈柴一样靠在一起，有的打牌，有的烤火，弄得乱七八糟。伪军看见4支手枪张着机头，死死地对准了他们，动不了也走不掉，只得老实地看着所有的36支长短枪，全部被游击队收拾起来。伪军一个个做了俘虏。30多分钟的时间，一枪未发，结束了战斗。

在高堂赶集的群众得到游击队胜利的消息，都喜笑颜开地赶来帮助战士们运输缴来的枪支。大人小孩都相互惊喜地谈论着：唉呀！游击队打回来了，不大功夫就把汉奸队收拾了。

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对敌斗争的情绪，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游击队的力量也更加迅速地壮大起来。

碱庄一战

1938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住在双楼寨的抗日游击队员，有的帮助群众打水，有的和群众一起送粪，村里村外出现了一片繁忙景象。突然战士周玉喜由碱庄跑回来报告：“我们找张老振（大地主）做工作，让他支持抗日，这小子，不但不出粮，还大骂：‘你们这些穷小子，一头高粮花子，张大爷不找你们的

事，还敢来卡你张大爷的油……”听了这话，游击队员们非常气愤，一致要求马上干掉这个认贼作父、亲日反共、残害人民的刽子手。

我35名游击队员出发了。摆成一个剪刀张嘴的架式，由西、北两面向碱庄扑去。住在碱庄的汉奸队，望见我军的踪影便心慌意乱地放起枪来。游击队员们象猛虎下山一样在枪林弹雨中，飞跃前进。汉奸队已溃不成军，向东狼狈逃窜，以张老振为首的10余名汉奸骨干，被逼进入炮楼里。在这种情况下，硬攻是会吃亏的。

这时，游击队中有一名军事教官是四川人。他操着四川口音高喊：“我们是四十军的（国民党四十军当时在淮阳西北一带驻防），别打枪，自己人……”他穿着黄呢子军衣，身材魁梧像个军官，带着几个武装整齐的游击队员，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敌人炮楼的前面。

张老振果真中计，信以为真，便在炮楼上拱手作揖地说：“误会，误会！国军到了要啥有啥……”这时，我游击队员孟庆海等已爬到了炮楼附近的房顶上，乘他们开门之际，随骂了一声：去你娘的吧！一颗手榴弹飞到张老振的面前，当匪首看到冒白烟的手榴弹时，已吓得魂不附体，随用脚一踢，轰隆一声，手榴弹在楼下棚内伪军堆里开了花，随着几声惨叫，张老振的儿子被炸死了。接着敌人的枪支一根根撂了出来。

刚收拾完敌人缴的10多支长短枪支、2头骡子、3辆洋车等胜利品，正待捉拿俘虏时，逃跑的敌人急忙勾结了另一支汉奸队，以数倍于我的兵力，三面反攻上来。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迅速地离开了碱庄。在游击队撤离碱庄时，看到汉奸队要占领朱德寺庙，妄图截断游击队的退路。看到敌人距朱德寺庙越来越近时，游击队战士薛培应猛地跑过去，一枪将领头的连长打倒了。伪军们象没王的蜂一样纷纷溃退，狼狈逃窜。汉奸张老振，吓得象打

惊了的兔子，很快把全家搬进了淮阳县城。游击队的这次胜利迅速传遍了全县各个角落。

孟凡馨虎口脱险记

在火热的抗日战争中，抗日根据地的许多过去不出三门四户的农民，经过战斗的洗礼，变成了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薛孟村的孟凡馨就是其中的一个，至今人们还传颂着他虎口脱险的故事。

1938年的腊月间，北风怒号，乌云遮天，驻扎在淮阳县城内的日本鬼子，带着汉奸队对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又开始了。当时抗日游击队主力到外线作战去了，只留下游击队队长孟凡馨等七八个游击队员坚持搞群众工作。薛孟一带党的组织听说日寇扫荡的消息，头一天就召开了党员和干部会进行了部署，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提前转移，留下少量的游击队员与敌人周旋。天不亮，家是淮阳西北的大地主，时任日伪县政府警备大队司令的张亮宏，就带着鬼子兵和汉奸队千余人向薛孟村根据地包围过来。马队、汽车、步兵，一层一层地拉网似地围剿过来，圈子越围越小。逃难的群众东跑西藏，都被鬼子赶了回来，四处枪声响，村村狼烟起，瞬间，根据地的群众陷入了灾难之中。

留下的游击队员虽然人员少，面对日寇的残暴罪行，无不愤怒填胸，拿起已放下的武器，脱了御寒的棉衣，光着脊梁，爬到屋顶怒击侵犯者。终因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了，有的埋下枪支，化装成群众。只有孟凡馨、孙玉路4位游击队员被日伪军围困在杨庄齐老厚家的门楼上。几十名鬼子兵和伪军叭叭地向门楼上打枪。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衣的日本军官挥起大洋刀指着门楼高叫：“八路的有，八路的有！”指使敌军上楼捉活的。这时孟凡馨靠墙侧身对准门口准备回击敌人，但一看只剩一颗子弹了。他随即果断地对身边的其他三个战士说，“你们三人，没有带枪，容易隐蔽，敌人来了，就说我一个人是八路，应付过去，再逃

跑！”孙玉路三人还未反应过来，只听叭的一声，孟凡馨将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打在自己的胸部，他应声倒下。

鬼子和伪军爬上门楼，将孙玉路三人抓起来了。不想，孟凡馨子弹未击中要害，他又挣扎着坐起来，面对敌人说：“我一人是八路，他三人是百姓，你们杀了我吧！把他们放走。”鬼子信以为真，指着他们三人说：“是良民，开路，开路的！”孙玉路三人得救了。

日寇为了得到更多的情报，抓住了一个真正的八路，是不肯随便杀掉的，汉奸们忙随声劝降说：“别害怕，向太君说了八路哪去了，可以优待。”并叫跟他们来的医生给孟凡馨包扎了伤口。鬼子兵看孟凡馨伤情很重，没有绑他，在几个伪军押解下，向县城走去。

孟凡馨夹在如狼似虎的敌人行列里艰难行走，枪伤使他疼痛难忍，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带领人民群众抗日了，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抱定决心，决不让敌人从自己口中得到半点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死也要死得壮烈！想到这里，他仿佛听到了村庄内妇孺们被残暴的哭嚎，又似乎看到了刚才日本鬼子进村杀人放火的情景……。这一切唤起了他一个抗日战士的责任感，不能等着去死，要想法活着出去，要报仇雪恨，要虎口脱险。

孟凡馨的伤口经包扎处理疼痛有些减轻，但他仍以疼痛为理由放慢了脚步，故意拉开了与鬼子兵的距离。鬼子走远了，他和伪军们才走到化庄东头的交通沟边，他向伪军要求解手。伪军们看他伤重放松了警戒，准许他下沟方便。伪军们不少人乘机坐下休息。这时孟凡馨下了公路猛地两个流星健步，跨过了路沟，飞也似的正东跑开了。伪军们被他这突然的举动吓呆了，等到伪军们迷瞪过来，他已跑有半里路了。敌人边放枪，边追赶，子弹在孟凡馨头上、身边嗖嗖飞过，孟凡馨一气跑了3里多路，到了张小庄被农教会的积极分子孟庆运、薛丕修等人救走，立即将其送

往抗日救亡医院治疗。这样孟凡馨从虎口中脱逃成功，伪军们得而又失了真八路，受到了日本鬼子的训斥和惩罚。

孟凡馨伤好以后又回到游击队中，不久担任了淮太西独立团的副团长，又领兵南征北战，为抗日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任郑州铁路局副局长。

夜袭双楼寨

1939年农历正月初，曾把女儿嫁给日本人的汉奸司令张亮宏趁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到西华边境陈寨集训休整的机会，带着日伪军近百人，进驻薛孟村附近的双楼寨。他们在这里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抗日游击队司令薛朴若的母亲也被拉走关押。群众编顺口溜说：“张老亮、张亮宏、投靠日本罪无穷，他是鬼子的老丈人，专门欺压老百姓。”

日伪军的罪行激起了抗日游击队战士的复仇怒火，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要求尽快出兵消灭这股敌人，救出老百姓。游击队正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之时，豫东特委委员王其梅带领一个营的兵力来此相助。经酌商决定，夜袭双楼寨。

正月初九的深夜，天下着毛毛细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游击队员在王其梅、薛朴若、韩纪文同志的带领下，从驻地西华县的陈寨出发，趁天黑进入淮阳县境。越过十里坡，4个小时的疾走，到了潘庄村。队伍短暂歇息后，按预定方案，兵分四路：一队由周金堂带领百余人，到双楼东寨门外埋伏，围剿突围敌人，阻击城内援敌；二队由张先成带领百余人攻打双楼寨西门；三队由薛朴若司令率领50多人从北面拿下岗哨翻越寨墙进寨；四队由化菊芳带领30多人在薛孟村南地伏击，并为攻寨作掩护。

敌人以防偷袭，也作了精心布置：一是严把寨门，只让进不准出，封锁消息；二是用油绳作灯，20步一盏，形成环城灯网，寨墙上火红通亮；三是东西门楼上添人加岗，严加防范。我游击队从北面攻寨的云梯靠近了寨墙，薛司令身先士卒，一手掂着手

枪，腰间又别两个手榴弹，带着几名战士抢先爬上了云梯。当爬到一丈多高的地方，“扑通”一声，淋湿的土寨墙掉下一批泥土。放哨伪兵听到连问：“谁！谁！”爬墙的游击战士没有吭声，夜空又恢复原来的宁静，只有唰唰的雨声告知哨兵平安无事。哨兵看没有动静，又摇摇晃晃地南去了。这时薛朴若等游击战士以飞快的速度跃上寨墙，枪口对准了哨兵的脑瓜，命令道：“不许动，要不，打死你！”伪兵吓得连说：“饶命！饶命！我是才干的！我是才干的！”薛司令对他讲：“不要怕，带我们去岗楼，有人问，就说查岗的。”敌哨兵连说：“好，好，好”。游击队战士顺利活捉了在西岗楼值班的伪兵13人，紧接着西门被打开，游击队员潮水一样涌进寨里。顿时寨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敌人乱作一团，四处逃窜。大汉奸张亮宏听到枪声如梦初醒，象老鼠一样钻进红薯窖中。因敌人增援，我军没仔细搜查，他才保住了狗命，他的参谋张行建摔断了大腿。这次战斗，不仅救出了被抓去的群众，还毙敌10余人，俘虏13人，缴获长短枪数十支。

游击队连战告捷，威震四方，吃掉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到1939年夏，游击队又扩展100多人，100支枪，编成三个分队，一个手枪班，游击区扩展到方圆80多华里，100多个村庄。

活捉汉奸队长段国真

1939年农历三月的一天上午，中队长孟凡馨、参谋韩纪文和战士孟庆海等6位同志，分别打扮成卖花生的、找牛的和卖秫秸的，从薛孟村兵分东、南、西三路，向以段国真为首的汉奸队驻地大郑庄出发。

不多时，游击队员钱有得挎着花生篮子，从西面进村向日伪军驻地走来。老远就喊“焦花生，焦花生，谁买焦花生！”伪军岗哨听到了叫卖声，就主动叫喊“喂！卖花生的，过来！过来！”钱有得不紧不慢地向他靠近。伪兵岗哨一边向前接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他妈的，快点，快点，我瞧瞧你的花生焦不焦？”

说着伸手抓了一把，剥着吃着说着“不错，不错，多给我搞点，回来给钱。”“不行，老总，小本生意，搭不起帐……”钱有得难为情地制止。“混帐！什么搭不起帐。”说着枪往后一甩，贪婪的大把大把往兜里装花生。

这时，卖秫秸的薛丕应、孟庆海赶到门前，挑着秫秸直往门里进。伪军岗哨忙问“找谁的？”“卖柴的。”“不准进。”“是掌框的早订了的柴火。”说着就往里进，伪兵狠抓了一把花生，前去阻拦。当他一抬身，一支短枪，对准了他的脑瓜，“别动！”伪兵已觉大事不妙，破口大叫“八路来了。”一句话刚喊出，“嘣”的一枪，脑袋已开了花。游击队员趁机手持短枪迅速堵住了段国真伪兵的住室。“都别动，缴枪不杀！”伪军看着要命的枪口，吓得呆如木鸡，只有伪军队长段国真假作镇静地说“兄弟，别这样，缺钱这里有，缺子弹也有。”说着抓起银元向外扔，抓起子弹大把撒……。游击队长孟凡馨高声命令，“收起你的把戏，举手投降，缴枪不杀”。敌伪军缴出长枪14支，手提式机枪2支，短枪4支，活捉了汉奸队长段国真等伪军24人。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段国真经上级批准，就地枪决了。根据地的群众为游击队战士做饭送菜，共同庆祝这次战斗的胜利。

任虎子宁死不屈

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天还没亮，汉奸头子张亮宏就领着鬼子、汉奸千余人，从十几里路外的地方包围了薛孟村等几个根据地村庄。敌人的马队、汽车、步兵一层层地把群众围在一起，好端端的抗日根据地，转眼陷入了灾难的漩涡里。

汉奸们领着鬼子凶眉恶眼，持枪举刀，在人群内来回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没人答腔。“谁是游击队？谁是村干部？”仍没人应声。鬼子没法子，就把群众男一边，女一边的分开，一个一个地相面、摸腿、看手掌往外拉人。

“开路！开路！”一个鬼子举着大刀在人群里拨开一条路，从